



※竄改原作歷史

試閱：

六月，霍格華茲大戰過後一個月。

這裡是洞穴居，衛斯理一家的房子，哈利·波特的另一個家，也是奧利佛·木透今日的拜訪地點。他不是霍格華茲大戰以後第一個拜訪衛斯理家的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，但由於他來的時間太早了，所以被衛斯理太太邀請一起吃早餐。

而在衛斯理太太以及金妮正在煮早餐的期間，奧利佛坐在了派西·衛斯理的對面，他們是同屆，同樣是葛萊分多，但他們一直都不是一路人，所以兩個人的交情其實沒有很深，只是在路上看到對方會問候彼此，或是詢問衛斯理雙胞胎又幹了什麼好事而已。

「我一直很疑惑，你那樣子跑去參加大戰沒有問題嗎？」坐在派西身邊的榮恩率先開口打破了沉默，雖然那時候他們都在努力地破壞分靈體，但在最後大混戰的時候，他有注意到奧利佛·木透的出現，應該說整個葛萊芬多魁地奇球隊。

「喔，當然有啊。」他一派輕鬆的回答，「球隊發現以後討論了幾天，然後判我禁賽一年。」他似乎不是那麼在意這個懲罰。

「我真不敢相信他們禁賽你一年。」派西·衛斯理是第一個回答的，他脫下眼鏡，擦了擦鏡片，重新戴上以後對著木透說：「而你居然接受。」

「他們沒和我解約已經是仁慈的做法了。」木透回答著，「謝謝，衛斯理太太。」他微笑答謝著正把麵包和燉菜分配到自己餐盤內的茉莉·衛斯理。

「的確是。」榮恩把麵包放進燉菜裡沾了沾，開始吃著早餐。

「你應該要上訴的。」派西說著，「你的情況特殊，我相信魔法部體育司應該有相關管道。」

「其實還好，反正我本來就也還沒有上場的機會，禁賽對我來說不是太大問題。」木透邊說邊舀起一口燉菜，吹涼後才放進嘴裡。

「體育選手是有年限的，木透，也許你不該這麼白白浪費一年。」

「多謝你的關心，派西。」

在派西準備提出怎麼樣幫忙解決的方案時，衛斯理太太先開口了，「奧利佛，親愛的，你今天來訪是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「來探望弗雷和找派西。」他回答著，被點名的派西有點嚇到，他能夠理解木透來探望在霍格華茲中受重傷而還在昏迷的弗雷，畢竟他們以前是隊友，感情也還不錯，但來找自己，這就有點超乎想像了。

「他還好嗎？」

「不錯，醫生說他只是需要時間來清醒。」衛斯理太太笑著回答，「那你找派西是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「你最近有想在倫敦附近租房子嗎？」木透一問出口，派西倒是皺起眉頭，因為嘴裡咀嚼著食物，所以沒有說話，「聯賽現在休息了，球隊宿舍不能住了，我父母最近搬回了蘇格蘭的老家，所以才想在倫敦附近租個房子，交通比較方便。」

「為什麼找我？」派西在吞下食物以後問。

「算是順路，來探望弗雷並且詢問你，如果你暫時沒想搬出去，我也會再去問問其他隊友。」木透回答著。

雖然只是順便，但沒有比被當作最後一個備胎的感覺糟糕。

「我一直都在倫敦住著。」派西說，在那場因自己年輕氣盛又愚蠢的與亞瑟·衛斯理爭吵過後，他已經搬出去住兩年多了，這周只是剛好輪到自己休假了，才回來住上幾天，沒想到就遇上了奧利佛·木透來訪，「事實上，我室友剛好被調派去了其他部門，因此不常回來，準備退租了，應該這周內就會完成手續，你如果看過房子以後覺得可行，就可以搬進來了。」

「那真是太棒了！」奧利佛笑著。

新環境不錯，奧利佛·木透是這樣想的。

離市區有一段路，但對巫師來說不是問題，附近有一個魔法部的入口，畢竟這地方是派西選的，自然會有這條件，房東是個和麥教授年紀差不多的女巫，個性有點刻薄，本來還想再簽約時候好好打招呼的木透都有點尷尬。

派西只是用官方式的微笑問候，然後趕緊讓木透把房子合約簽一簽，送走刻薄的老太太，「這樣好像有點不禮貌？」奧利佛不確定的問著。

「等她開口對你品頭論足時候，你才會知道什麼叫做不禮貌。」派西回答著，顯然他經歷過這事情了。

「這裡很不錯。」木透看到房間以後說著，他與派西合租一整層公寓，兩房一廳，還自帶廚房和壁爐，他們這棟的外觀是屬於老式建築，有個煙囪也不會奇怪的那種，「我們鄰居都是巫師嗎？」

「這一棟是，隔壁棟不是，所以還是得小心點，省的魔法意外矯正部跑來，接著收到一筆罰鍰。」派西提醒著，但臉上掛著微笑，這和木透認知中的他不太一樣。

事實上，他整個人都和以前不太一樣，從一周前在衛斯理家吃飯時候就有發現了，他以前在校時後是非常嚴肅的人，但仔細想想那好像是雙胞胎入學以後的事情，在那之前，他也和一般的貨格華茲新生沒有兩樣。

「你變了很多。」木透說著，他揮了揮魔杖把自己的行李送進新房間，「變得比較輕鬆好相處？」他不確定的問著，畢竟這只是他個人感覺。

「戰爭會改變一個人。」派西揮動著魔杖，廚房的茶具自己動了起來，他邊弄邊坐到沙發上回答，「不過你在魔法部這麼說我沒人會相信。」熱水沖進了茶壺裡，幾秒鐘後茶香味四溢，茶壺以及兩個茶杯從廚房飄了過來，降落在桌子上。

「我覺得這改變不錯。」木透站在他自己的房門外，繼續揮著魔杖將行李內的東西歸位，「你在霍格華茲時候真的太過認真和死腦筋，很難去和你說話。」當他說出口以後才發現自己說了多少不禮貌的話，當他想解釋時候，只聽見派西輕笑了兩聲。

「弗雷和喬治也是這樣看我。」茶壺傾斜，茶湯倒進了杯子裡，「弗雷在受傷以前最後碰面的是我，那時候我正在對付希克尼，我邊攻擊他邊說：『哈囉，部長——我有沒有提過我要辭職？』」弗雷就站在我旁邊，聽到我說的話以後大笑，他說他很久沒聽見我說笑話了，那時候附近都是昏倒的死食人，我如果那時候沒有掉以輕心，也許我能阻止爆炸的發生。」

但他沒能，他們在最混亂以及恐懼的時候放鬆了心情，也就不到一分鐘的時間，醒過來的食死人發動了攻擊，弗雷被石塊砸中後，就陷入了昏迷，自己則只是受了輕傷，在反應過來以後，他沒少丟惡咒給那食死人，事實上，看到那一灘血，他認為丟個索命咒都只是剛好而已，但他沒有，因為他不是食死人，他還保有良知，「所以我想，現在開始改變自己，弗雷醒來時他還是會看到會說笑話的我。」

木透已經整理好了房間，坐到了另一張雙人沙發上，「往好處想，至少他還活著，你們還有機會看到彼此開懷大笑的樣子。」他端起另一杯已經稍微放涼的茶，輕啜一口，確定不燙口以後才一次喝掉。

「再來一杯？」派西沒有回應，反而親自端起茶壺問著奧利佛。

「謝謝。」木透放下了杯子，看著派西斟茶。

這裡真的很不錯，奧利佛·木透更加確信了自己的想法。